

佛 醫 論

惟 悟

病有四相，所謂地水火風，藥有四性，所謂寒熱溫平；以及診有四法，所謂望聞問切，醫有四種，所謂汗吐下和。若要言之，即有是病，便服其藥。所謂：「人有種種病，佛有種種藥，若無種種病，即無種種藥」。此內典常以醫喻佛，如淨名經曰：「作大醫王，善療眾病，應病與藥，令得服行」。可見利人濟物，醫實與佛道相通，理無二致也。惟病之種類甚多，變化無常，殊難執一方劑，醫諸變症。茲若就醫理言，雖有所謂內傷外感，與乎諸多雜症，其類甚繁。但如以佛說不調與宿業二種括之，亦便包羅殆盡。如智度論曰：「先世行業報故，得種種病；今世冷熱風發故，亦得種種病」。此即二因之說也。其他又如止觀謂：「一四大不順故，二飲食不節故，三坐禪不調故，四鬼神得便故，五鬼神為祟故，六宿業所起故」。亦為六因之論也。由是始知今人以生理言病，以藥物為治，皆未知其究竟，倒果為因，捨本逐末。雖亦能少有成就，治癒多人。然亦實如俗謂：「假病可醫，真病難醫」。故何能藥到病除，保其天年？以其不知尚有鬼神為害之因也。

復次，以病相言，若人身體苦重，堅結疼痛，枯痺痠痛，是地大之病。若全身膨腫，膚肉浮滿，是水大之病。若舉身洪熱，骨肉酸楚，呼吸缺乏，是火大之病。若心懸忽悅，懊悶忘失，是風大之病。此以病之相狀而言也。至若其起病之始，雖屬甚雜，要亦不出九橫經所謂：「不應飯而飯，二不量食，三不習食，四不出食，五止熱，六不持戒，七近惡知識，八入里不時，九可避不避等。因此遂有一寒病，二熱病，三餓病，四渴病，五大便病，六小便病，七欲病，八變養病，九老病等。實如佛說：「四百四病，皆以夜食為本」。所謂：「一大不調，百一病生；四大不調，四百四病，同時俱作」。此俗謂：「病從口入」。淨名謂：「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」。是知一切病苦，雖屬不調與宿業，實從心生，亦由心滅。故若欲無病，便須如維摩詰所謂：「此可厭患，當樂佛身。」又云：「諸仁者！諸如來身，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……如此之身，當有何疾？」否則又實應以密法懺悔，求醫服藥為佳也。

茲以治療言，如古有以蜜糖治寒，牛乳療熱等，其法亦頗如今之所謂食物療法。且又有攝心靜坐，排慮高臥等，亦如今之所謂自然療法。由此可見醫不分中外，特無限古今，對於有病療養，理實一致！即今之所謂進

步之醫學，在昔已然，何分軒輊？雖其常自稱醫術已經發達，器械亦極精巧。但若祇迷信於生理，歸咎於損傷，實亦未窺全豹，何能稱為聖手？且其法亦不外針灸與藥石，電療與手術；絕少知有心病與業障，懺摩與感應。所以一診不效，再圖其次至再至三，便必束手。寧讓土法治療。不敢少有動作。此巫師之術，不亦幾駕所謂科學而上之！試觀其對於「鬼病」之一籌莫展，便可知其技止此矣。不寧唯是，且以佛教言，尚有所謂六氣治病之法，如以一吹、二呼、三嘻、四呵、五噓、六咽等。便可調和氣血，復其健康，不費一文，居然痊癒，豈不神乎其神？如其頌曰：「心配屬呵腎屬吹，脾呼肺咽聖皆知。肝臟熱來噓字至，三焦壅處但言嘻」。此西人常伏處於北京銅人之下，研究其不用藥物之針法，以為東方人尚有可取，甘拜下風。惟獨不知佛教還有此法，並有所謂：「疾病以減食為良藥，養心為上法」之說，自必益恨其見聞不廣，從此不敢再饒舌矣。

夫生老病死四苦，實為人生最大不幸之事，無人能免！觀其得病以後，舉身痛楚，寢食俱廢，滿面愁容，憂懼不已。此老子謂：「吾有大患，患有此身」。佛謂：「有生則苦生，無生則苦滅」。良以生必便有病死，法爾常然，決難躲避。此五明之學，常重醫方，四物之施，尤貴藥物，意實在此。此殆以其關係人之生死，救濟為先，功德最大。且以學醫言，在昔科舉之世，常被視為小道，一般士大夫輩，不屑學習。但范文正公有云：「不為良相，當為良醫」。佛謂：「菩薩求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」。亦足見其之於人生，恩如父母，功同再造。苟非抱有悲天憫人之心，起死回生之願；又誰肯手染穢惡，面現哀矜，目睹慘狀，心生悲憐？亦若慈母之於愛子，防護惟恐不周，撫養常懼有缺。此有人謂：學佛必先學醫，方知人生之大苦，痛感生命莫測，求生極樂。又曰：習醫亦須習佛，始能病痲在抱，實行菩薩之道。是知醫之與佛，不特相同，實應互助。試看其於診病之時，小心翼翼，望其速好；於其少痊以後，大言炎炎，勸其學佛。便可藉佛之力，藥到回春，不勞焦慮，即可知矣。

顧在此末世之中，醫有巧拙，藥有真偽，若不得人，百弊叢生。所謂龍蛇混雜，薰蕕同器，實為一莫可奈何之事！此世語謂：「醫不三世，不食其藥」。即為目擊此事，心懷恐怖，痛感而言。故世醫與儒醫之稱，轟傳遐邇，人所共信。惟不知醫藥雖能治癒疾病，亦有有緣無緣，實非萬能，致常多有失手墮醫者。此俗語謂：「良醫之子，多死於病」。亦為借此論事，心生不信，愷切而言。故求神與拜佛之事，在所難免，亦為人之常情。且以經驗言，每見人於醫藥罔靈之後，怕死心切，善念頓生。雖猶自懼人罵其迷信，亦必如所謂：「平日不燒香，急時抱佛脚」。叩頭許願，

台北觀音山第二次 啓建護國千佛戒壇緣起 律航

嘗聞根深者葉必茂；源遠者流必長；德厚者澤必久；因果法爾如是也。今觀音山凌雲禪寺傳授護國千佛大戒，人人皆讚歎為臺灣佛教史上一次盛典。而不知其具有殊勝因緣也。查觀音山雄踞臺北淡水河上，一峯聳峙，萬山羅拜，宛若羅漢之禮觀音，此地形之殊勝因緣也。距今五十年前，福建鼓山理明禪師，蒙南海大士，示夢遊茲勝地，並指示建寺修行。理明公飛錫來臺，果見圓頂高峯，恰如夢境，如得至寶，披荆興建，復約寶海和尚協力相助，畧具模型，此開山之殊勝因緣也。

本圓大師，紹隆芳規，擴建梵宇，奕然名山巨刹，檀信皈依者日衆。足跡遍五印聖地；淨施徠布金長者；此傳承之殊勝因緣也。

抗戰勝利後，臺灣重歸祖國懷抱，大陸僧伽來臺觀光者，絡繹不絕，而真誠延納，大開方便之門者，厥唯現任持覺淨老和尚。於是龍象雲集，縑素咸至，蔚然形成叢林之規模，尋根溯源，良非小緣。覺老和尚深痛臺省佛教，久受日僧廢弛戒律之毒化。五年前已抱傳授大戒之宏願，初見慈航老法師，傾吐其素志，惜乎機緣未熟，慈師作古。今年適值本圓大師示寂十週年紀念，誓傳大戒，藉報師恩。幸有悟明法師，委任監院，秉承意旨，慘淡經營，詳為籌措，竟於經濟困難日期短促之中，完成一切設備，良非容易。

道源老和尚，白聖慧三兩位大法師，向以弘傳戒法，改善佛教為職志，鑒於覺淨住持之宏願，悟明監院之經營，欣然默允，分任戒和尚，羯磨教授阿闍黎，乃至引禮引贊諸師，皆係一時翹楚，駕輕就熟，善巧方便，莘莘戒子，觀摩精進，收效甚速，如期圓滿成就，此固為各戒場之後來居上，抑亦一切殊勝因緣之德厚流光也。筆者躬與其會，逐日記錄三師開示要旨，定名曰觀音山凌雲禪寺戒壇日記，俾後之覽者，略留雪泥鴻爪云爾。

中華民國四十五年春李西衲釋律航書於書記寮

矢志皈依，竟收不藥而癒之效，寧非奇怪至極！所以者何？蓋不必說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之事，千古以來，數見不鮮。而內典有謂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。安知疾病之生起與痊癒，不與其心大有關係？此近代有所謂心理療法，便是此理，亦可作心安即癒之說明。惟惜其尙祇如催眠之術，治標尙可，治本實難。故若以病人拜佛，能生大效，人咸信之，亦可以作如是觀也。

不特此也，再以事實言，人力固可克盡厥職，法術尤為不可思議。如藥師經曰：「復次，曼殊室利，彼藥師琉璃光如來，得菩提時，由本願力，觀諸有情，遇眾病苦，瘦癯乾消，黃熱等病。或被厭魅蠱毒所中；或復短命，或時橫死。欲令是等病苦消除，所求願滿。時彼世尊入三摩地，名曰除滅一切眾生苦惱，演說大陀羅尼……爾時光中說此呪已，大地震動，放大光明，一切眾生，病苦皆除，受安隱樂」。此為見於皇皇佛經之上，佛無妄語，寧有欺假？故常見有人於悉心診治，終不見效以後。試照經中所言，如法行之，竟收奇效，豈非為科學家之聞所未聞，不亦大生驚訝？又嘗見有人素不信佛，譏謗破壞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嗣以一病將死，心懷愁惱，勇氣全消。竟亦能聽朋友相勸，入於寺廟，求佛度脫，亦真霍然而癒，喜極而啼，自請皈依受戒，作佛弟子。此何以故？蓋佛與神咒之力，感應至速，誠為一不可思議之事，決非以唯物學之方式，可能加以探知者。此科學之窮，便在於此，何可稱為萬能？故若人皆能去其偏見，生諸信仰。便可同登壽域，共證菩提矣。

總之，人生四苦，疾病最甚。得病無醫，便必橫死，已見於藥師經中，亦為事實。而若醫不得法，轉成痼疾，求生不得，尤屬可憐！此藥師第七大願曰：「願我來世，得菩提時。若諸有情，眾病逼切；無救無歸，無醫無藥，無親無家，貧窮多苦。我之名號，一經其耳，眾病悉除，身心安樂；家屬資具，悉皆豐足，乃至證得無上菩提」。由此可見醫藥難治之病，業障甚重之人，皆可藉佛之大願，呪之神力，加以救濟，令其痊癒。設若又得善知識之指示，於其病中，教以喫齋養生，拜佛求救，讀經明理，參禪入定。不惟可補醫藥之窮，亦將大修福慧之因。以此四種佛法，其力甚大，匪可言宣。如此必能令其重病轉輕，輕病速好，醫受美名，成人務已。此中國有所謂家家觀世音，日本亦有所謂處處藥師佛；即以其誓願宏深，法力甚大，尋聲救苦，如響斯應。其效力尤顯而易見，最爲人所樂聞。故若人皆能以醫藥治色身之病，佛法續智慧之命。使苦海中之一切眾生，皆如服阿伽陀藥，身心清涼，眾病悉除，壽命遐增，百福駢集。則其所生之功德，必非語言文字可能形容矣。

於印尼棉蘭蘇島佛學社